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四十七

石臺孝經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寸四面而廣五尺前三而十
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
分上下二截上截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
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
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
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孝經序

御製序并注及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

朕聞上古其樞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

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所之可以教人也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
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
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
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
行先括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變形于四海嗟乎
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
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
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
別近觀孝經舊注踏駁尤甚至於跡相相述殆且百家

業擅專門磨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勵學迺駕者
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
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
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
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
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
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礪庶有補
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番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
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
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經文不錄

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文宣既歿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開元天寶

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

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

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

普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

聖理之本分命辟昭特建石臺義展睿詞書

題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

既終功積斯著

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

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杳起實可
配南山之壽增 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
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
幸躬親盛事遇 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

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抃躍之至謹打石臺
孝經本分爲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
臣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
國臣李齊古上表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今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

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宏文館學士上柱國涇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

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仍侍講兼崇恩館大學士上柱國臨穎縣開國侯臣陳希烈

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國臣孫

送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
開國公臣韋斌

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史官事臣李龜成

太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

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良嗣

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

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韓備

朝議大夫檢校國子司業臣薛嶸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員外置同正員臣張侗

通議大夫檢校禮部尙書上柱國襄陽縣開國男賜
紫金魚袋臣席豫

正議大夫檢校工部尙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東京
留守臣陸景融

通議大夫守尙書左丞上柱國清水縣開國男臣崔
翹

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彭
年

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章叟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燕國公

臣張均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借紫金魚袋上柱國臣宋鼎
中散大夫守戶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郭虛己
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

朝議郎行丞上柱國賜緋魚袋臣韋騰丁酉歲八月
廿六日紀

朝議郎行丞蔣漾

大學助教別 勅兼判丞臣李德賓

儒林郎守主簿崔少容

朝請大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臣甯元鼎

朝散郎守大學博士兼諸王侍讀臣蕭郢客

朝散郎守四門博士兼諸王侍讀臣任焜

承奉郎守四門博士臣劉齊會

朝議郎行四門助教臣梁德裕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闕應直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王思禮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上柱國臣劉大均

登仕郎守四門助教臣秦龜從

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胡銷

樺真坐主四門教授臣王南金

文林郎守律學博士臣劉嘉祥

筭學博士臣張元貞

文林郎行直講賜綠臣王父

宣義郎行直講臣顏挺

文林郎行直講臣王璋

高陵縣丞翰林院學士直國子監賜緋魚袋臣丁景
文林郎守義王府參軍兼國子監文史直知進士臣
司徒巨源

朝散郎行醫學博士兼直監解休一

文林郎行國子錄事王思恭

唐元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
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
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
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
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壘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
子同日就隕屬饑南內妻京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
此循覽遺跡爲之愴慨

并州山人

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復
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
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

墨如此

石墨
鑄華

孝經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

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李

齊古表及元宗御批三十八字其下有晉國公臣林

甫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

舊唐書王

藩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
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
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
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中間人名下

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

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

石金

文字
記

元宗御製孝經頌并注皇太子亨篆額今在西安府
學墨洞內作大亭以覆之下作石臺高五尺餘琢鬼
工狎犂擊扶狀上琢石蓋爲龍螭拏擾狀皆極精緻
中石四面皆廣五尺高九尺餘束以巨鐵上下通計
高二丈四面遍書小注分寫兩行石瑩潤如玉照人
鬚眉朗若明鏡鑿刻精工爲最殊觀

來齊金石
刻考略

明皇序文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
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案陸德明
孝經音義有孔安國鄭康成王肅韋昭劉邵而無虞
翻劉炫陸澄陸譏康成而據之爲注是明皇不宗鄭

學者矣唐書藝文志有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應卽是

書

關中金
石記

按元宗御注孝經刻於天寶四載其篆額題曰孝
經臺蓋當時勅建石臺刊刻御書故世謂之石臺
孝經今注疏本前有成都府學生鄉貢傅注奉右
序稱有唐之初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
注至元宗乃於先儒注中採摭精英芟去煩辭撮
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
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卽今京兆石臺孝經
者是也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

下及國子學

邢昺疏亦云開元十年御製經序并注

天寶二年五月

上重注亦頒天下又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

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闡文令集賢院

寫頒中外是孝經注疏皆經重修注修於天寶二

年疏則修於五載此碑李齊古表題四載九月是

重注之後又隔兩年乃謀刊石其修疏寫頒之事

又在一年後矣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

家藏孝經一本則在刻石前一年故唐六典稱教

授諸生之經孝經用開元御注舊令用孔鄭兩家

蓋自重注頒行立石國學之後諸生始能遵奉新

令也舊唐書經籍志及崇文總目並云元宗孝經注一卷而金石錄作明皇注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則又指此碑四面環刻稜本每面爲一卷也碑字肥瘦得中運筆與紀太山銘約略相似其大小視太山銘才五之一注則又較經文四之一耳所書序目經注以監本校之經文異者四字少者一字孝治章祭則鬼享之開成石經與此同監本享作享案釋文此字音許丈反明唐本作享若作享字何必用音乎今本釋文刻作享誤後喪親章以鬼

亭之作亨亦音許丈反可證也

監本喪親章亦誤作亭石經並作亨

此章注中助其祭亨沒亨其祭亨安沒亨及後感應章亨于克誠四字監本並誤廣要道

章敬一人而千萬人悅監本而作則石經及日本

國鄭注本並與此同諫爭章雖無道不失天下監

本失下有其字案釋文云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

其天下其衍字耳是定本無其字故石經亦作不

失天下喪親章此哀感之情也釋文石經並與此

同監本感不從心與下文兩感字歧出誤皆當以

碑爲正注文不同者諸侯章言富貴長在其身監

本長作常三才章人之恒德監本恒作常五刑章

臣所稟命也監本所作之感應章君讌族人監本
讌作燕此數字雖無確證然義尙得兩通至如序
云皆糟粕之餘監本作糟糠誤案疏引釋名酒滓
曰糟浮米曰粕以解二字之義是本作糟粕石經
與此同庶有補將來監本補下衍於字石經與此
同開宗明義章注言先代聖德之主監本主作王
誤後孝治章言先代聖明之主
主尙接之以禮兩字並同庶人章注秋收冬
藏監本收作飲案釋文收如字又手又反飲力儉
反是定本作收孝治章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
懽心監本脫上然字諫爭章監本爭作諍沿釋文

之誤案經文爭字凡八見皆不从言此題不應獨
書作諱亦當以碑爲正也又有碑文誤刻而監本
足據者聖治章注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碑書
問作聞言親愛之心碑書心作也感應章注則神
感至誠碑書誠作誠案疏云誠和也書曰至誠感
神据此則神感至和當爲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
之誤凡此之類當由信筆偶謬未及勘對輒勒於
石不得以之校經者也經文盡後空一行上截刻
李齊古上表三百餘字端楷細書石墨鐫華以爲
行書者非是下截李林甫等四十五人題名疑皆

當時從事刻石諸臣林甫而外兩唐書有傳者陳

希烈孫逃韋斌

附安石傳

席豫陸景融

附元方傳

韋陟

斌之兄亦

附安石傳張均

附說

凡八人適之官兵部尚書封渭源

縣公而傳但云刑部尚書清和縣公席豫封襄陽

縣男而傳作縣子韋涉彭城郡公韋斌平樂縣公

傳皆不載賴有碑以補史之缺也達奚珣嘗薦顏

允南爲左補闕見顏氏家廟碑今河南濟源縣有

游濟瀆記并碑陰序一篇刻於天寶六載皆珣所

作署銜吏部侍郎此碑題中大夫行禮部侍郎蓋

由禮部遷吏部也韋騰題名之下忽書丁酉歲八

月廿六日紀九字攷開天以下至肅宗至德二年方是丁酉是時喪亂之後天下甫定不聞別有刻碑太學之事况所紀諸臣歷官皆在天寶初載與史多合其非至德丁酉可知願亭林謂此條後人攙入因是歲乙酉譌爲丁酉并疑解休一王思恭二人不書臣字然驗碑文所題諸臣銜名前後筆迹多同惟林甫適之二人其字稍大餘皆相等斷非兩手所書而自騰以下二十餘人皆無史傳可徵疑事母質昶亦未敢強斷也

又按書錄解題云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

攷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
下又載元行冲御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
各自爲書猶隋書經籍志旣載梁武帝中庸講疏
一卷又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也邢昺疏於庶
人章引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
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口口之中
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宋時其書已
佚然邢氏之疏大半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冲
之舊行冲撰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御注尤非一書
之證經義攷及關中金石記並沿直齋之誤附辨

於此

趙思廉墓誌

銘高廣各二人七寸二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

大唐故監察御史荊州大都督府法曹參軍趙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思廉字思廉天水人其先秦之祖也同源分流實掌天駟封周仕晉繼爲國卿漢魏已來世濟厥美

高祖脩演魏司徒府長史清水郡守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 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亳州總管府司馬陸安郡太守儀同三司 祖構隋

秀才侍御史

民部郎中
毛州刺史

父素隋孝廉丹陽郡書佐

皇舒州司馬三朝積慶四葉重光門連岳牧家襲孝秀
相府類能儀同鍾武於三指禮闈尙德柱史騰芳於一
臺三條舉而百度可見以驟騎之博物洽聞以陸安之
出入濟理以毛州之黼黻高選以司馬之優遊上列典
禮崇而勛業籍甚矣 公之少也婉以從令敏而好
學其壯也屹有秀軌恬無流心弱冠明經登甲科解褐
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河南府登封尉再擢枳
棘徒仰龍阿之鋒一踐神仙果聞鷹隼之擊能事備矣
朝廷題之 天子聞而嗜咨曰爵以取賢不可改已

拜監察御史鐵冠不雜石室高標緩步立朝而人皆斂
手向風矣口犯法當訊執事者上下其手

公匪石

難奪直繩不撓推事忤旨左授荆府法曹得寵若驚失
職無愠荆山南峙出毀置而方遙溝水東流逢逝川而
靡及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
秋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齊姜之著姓也壺室間詩
闔門習禮梧桐半在稍庠林下之風寶劍雙飛空挹薤
中之露以天寶四載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合塋于
萬安山陽蓋周公已來卽遠事終之達禮也二子悅坦
之悅歟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令敦惠文敏一時

之良美玉有籍連城未得明鏡無塵照隣皆見日坐事
長吏被出非其罪也坦之濟陽射敬友恭順一□□龍
期述德於終天願託文於貞石銘曰

□□之功宣孟之忠盛德百代聿生

我公籛金

繼美斤玉斯崇黃□□物朱絲直躬作楛何所投珠漢
東晨裝戒路暝燭隨風南陽地遠關塞□中孤魂久客
雙穴來同冉冉人世蒼蒼旻穹歿而不朽大夜何窮

墓誌裝潢本不列書撰人名文云公諱思廉字思廉
天水人高祖修演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祖搆父
素按周書秦王贊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

爵爲王故開府置官屬有司錄之佐也思廉弱冠明
經登甲科解褐鄭之榮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遷河
南府登封尉拜監察御史推事忤旨左授荆府法曹
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秋
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以天寶四載十月十三日
合塋萬安山陽二子悅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
令坦之清陽尉思廉家世事跡略可附見如是其荆
府法曹者高祖子荆王元景也思廉少山明經登甲
第攷新唐書選舉志明經亦爲四等蓋承前文試秀
才有上上中上下中上之目不數所謂甲乙也杜

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
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
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
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予證之誌文思廉旣卒於
大足元年春秋六十有六其生實當貞觀十年丙申
弱冠明經中第亦在末徽末顯慶初矣何云武德以
來明經無甲科也杜氏亦覈之未審矣

長堂全石跋

淨藏禪師身塔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寸六分二十二行
行二十一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嵩山□□□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序

大師諱藏俗姓儼濟陰郡人也十九出家六載持誦金剛般若楞伽思益等經寫瓶貫經諷味精純來至嵩岳遇安大師親承諮問十有餘年大師化後遂往韶郡詣能和上諮元問道言下流涕遂至荆南尋覓大師親承五載能遂印可付法傳燈指而北歸至大碓山玉像蘭若一從栖寓三十餘周名聞四流衆所知識復至嵩南會善西塔安禪師院覩茲靈跡實可奇耳遂於茲住闕乎聖典乃造寫藏經五千餘卷師乃如如生象空空烈跡可祭信忍宗旨密傳七祖流通起自中岳師亦心苞萬有慧照五明爲法侶律梁作禪門龜鏡於是化流河

洛屢積歲辰不憚劬勞成崇聖教春秋七十有二夏三
十八臘無疾示疾憩息禪堂端坐往生歸乎寂滅卽以
其歲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奄將神謝
門人慧雲智祥法俗弟子等莫不攀慕教緣奢花雨淚
哀戀推勸良可悲哉敬重師恩勒銘建塔舉高四丈給
砌一層念多寶之全身想釋迦之半座標心孝道以偈
而宣

猗歟高僧嵩巖劫增心星聚照智月清昇坐功深遠靈
迹時徵身惟上德成茲法興其五法三性八万四千帝
京河洛流化通宣不憚劬勞三五載閒造寫三藏頓悟

四禪其二三摩鉢底定力孤堅悲通法界慈洽人天法身

圓淨無言可詮門人至孝建塔靈山

其二

碑云大師諱藏俗姓俄濟陰郡人俄字未詳當爲郝
異文又云攀暮教緣奢花雨淚暮則慕之誤奢花三
字未詳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以爲聆字玉篇聆力
丁切衙也非此義廣韻論論音相次庶幾近之

中州金石

按中州金石記謂俗姓俄俄字未詳當爲郝異文
今詳玩字形當是俄字廣韻俄將壽切邑名又姓
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爲聆字按偈語用先韻此

伶字乃詮字也與上文堅天叶碑書全字亦作全
其形似令耳碑紀其寂滅曰天寶五載歲次丙丁
十月廿六日午時天寶五載是丙戌云丙丁者誤
也又丙字不避諱作景出自方外不足較其云午
响紀卒日而書時始見于此

竇居士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四尺一寸二十
七行行五十五字正書額失搨

唐故逸人竇居士神道碑

并序

北海郡太守李邕撰

河南府口陽縣進士段清雲書

觀夫道義重者則土芥寵祿口氣廣者則湫陬山林是
以混然口人口在於蕉口口然口事不入於市朝其服
也鄉其行也獨介如口石口口口蘭所以名與風翔業
與時並口稱君子詩曰碩人其在茲也居士諱天生字
自然扶風人也其先出自夏后少康之饗口晉大夫口
口口口口漢丞相演班固之書豈徒保口河而累業
祚土掃北朔而千載銘山因口祭口今爲京北人矣曾
祖居士諱禦祖居士諱希求考居士諱口口口幽抱虛
壑閉卧深林黃卷晨開素琴夕引臨沼而下視天鏡仰
山而高詠雲莊雖跡在人間而志逸區外居士幼而神

秀長而恬和習志□□□人肯沉真於後□高尙之桂
□易衣冠其疑神也氣細於虛其□節也水寒於水則
知瓊林玉樹迥出塵容□□蓬瀛造登仙子是以好□
□□名流重真背郊塵變輿馬或靈藥一器或□酒一
壺接道□於野庭申□□於□座曷云招隱聊且懷人
至若賦詩□言比物□意眇然□□□遙昇天莫知會
深但仰觀妙時有流俗親謔勸誘浮榮論葉縣於漢仙
比滌□於宋傲南郭槁木東方耀星出處有以□名言
論有以軌□□□蕪沒三徑淪滄百齡而以飛懸居貞
辭□翫□□夫五辟未就六□不行披霄褐以□□冠

雲冕以□□非所取也居士乃軒辭解謝□□□太
息而言曰僕聞子面吾面擊允不同以馬視馬亦既有
異矧尔改父之道則死孝曷申爲身之謀則生慮曷保
□堯舜在上巢由在下□□□國則如此以家又如彼
自可末□元覽悠悠素投投緝清流隱几盤石豈不泰
歟議者以爲風神照人文史滿腹□聲大谷絕跡幽巖
□□□□有膏者不煎有爪者不搏才不同也

□何爲乎居士廣辭曰且駢指者疾多言者窮意者□
欲□無爲□□道身貴寶貝所以食□□□寵珠羞所
以却吾粒豈徒弄沆漑踐莓苔買山以遊沽名而隱者

也口後口薄當軸曾口閉關微赤松不追匪黃庭不誦
聊以卒歲式用口口口呼鶴矯神遷蟬蛻形解雖人事
似促而仙路實遐以長安二年正月十三日口口化於
口口時春秋六十夫人沛郡太夫人朱氏性與口口口
口口親始則輔德從夫終則擇隣翼子光啓釋教休有
禮防傳繫肘之方得觀碁之樂享年八十有六以開元
十口年三月七日示滅於京口口口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合葬於五齋原禮也長子處賓才與命違壽惟神口
丹穴之色口變鳳毛青田之姿口口口口口悲人代高
步仙遊口口口寶早慕尚神久承靈覽口玉帛之樂事

口詩禮之雅口人求我知我弃人欲貂蟬莫曜荊菊是
睿季子正議大夫行內侍上柱國元禮多口口口全節
冠時以孝則忠曰慈故勇西南護塞設五口口以口謀東
北口戎糗一鼓而包敵由是昭宣豹略作爲虎臣歸西
戎之數口口口口之口口口勉以少謀勝取多歐脫連
頭而受誅穹廬屈膝而請命燕山之石揚先祖之刻銘
屬國之官嘆口來之繫頸口口口迫公事違阻口心不
口口口松楸身廬坐隴猶且匍匐泣血擗踊椎心口天
地以昭親表山河而刻石其詞曰

一門養素兮四業探靈道土軒蓋兮含景靈仙疑神口

谷兮洗耳寒泉笙歌蕭兮兮鶴翩翩揮手兮兮長
歌紫兮兮日兮遶柱兮兮勿求之兮吾將惜焉
有美厥後兮是稱其賢兮名 口主兮宣力三邊

孝家忠

國兮揚親口

天口口行口

考性口口口倬彼石表兮求矣松阡

天寶六載歲次丁亥二月口未朔八日口寅嗣子上

柱國思賓季子梨園教坊使

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行內侍省內待上柱國元口

其碑傾覆承事郎奉元路涇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
與魯勸農事姚達禮雅飭爲重立時 大元後至元

六年歲次庚辰四月癸未朔二十七日

右選人竇居士神道碑李邕撰段清雲書案唐書本紀天寶六載正月辛巳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此碑立於是年二月則在邕歿之後當時邕有重名而死又非其罪故身歿而文猶見刻古人之重文行不重勢利如此居士之季子元禮官梨園教坊使行內侍省內侍而碑文多述其戰功蓋以宦官董軍如楊思勳之類碑文稱元禮正議大夫後題制新加銀青光祿大夫蓋由正四品上轉正三品下也椰子厚述唐時葬令云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

跌圓首居士無位而立碑於法爲僭特以其子方爲
內侍故當時不以爲非雖以李北海之強直且爲製
文它人固無論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周夫人墓誌

石高九寸八分廣九寸九分十七行行十七字正書

唐故義興周夫人墓誌銘

并序

夫人義興人也漢真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軍處
之孫 皇明通之女姻不失媛晉以疋秦適爲太原
王府君靜信之妻昔五典克從三台樹位漢朝之任太
尉司空此皆府君之遠祖也 夫人四德可則九族

從風齋眉之敬無虧如賓之儀有越奉佐君子何憚高
黎自喪移天久歷星歲期百齡之有未胡一極之備凶
天道者何仁罔斯在嗚呼哀哉藥餌無效遂終於延康
之私弟時春秋六十有五孤嗣號絕猶子悲酸以茲吉
赴杜城東郊之禮也况丹旌霞掣素幕雲張痛寒風
之蕭瑟悲夜月之蒼茫岳也匪才忝爲叙述詞曰

昔聞天道 仁罔不遂 彼蒼如何 降禍斯至 嗚
呼哀哉 嗚呼哀哉 黃泉已掩 白日寧開 痛孤
嗣之號絕 傷行路之徘徊

天寶六載十月世日塋

誌後云以茲吉辰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
脫字及觀大歷開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季
縣澹川鄉澹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
知何人作但有岳也匪才忝爲叙述之語岳則其名
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中
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
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

抱經堂文集

遊濟瀆記

石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七寸五分計
十五行行三十字篆書在濟源縣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
浮綠甲帝命靈夷疏颶滄而正乾網錐林巒而通委輸
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式川者在幽僻遠而見奇伊
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浮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界
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機既加乃知無底沖和
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道汶不以險阻口
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潛
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

入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
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捨旃 國家甫正司

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
聿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官有仁
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颺四起
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禋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
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
有馮焉厖涌潛通動植滋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
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
變斂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

山暮留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
翰光昭厥美云

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
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
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
通焉卽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顛伏流
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歷魏公臺入於河
禹貢所謂導沈水東流爲濟是也東池俗傳間能出
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
則否蓋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

上人或取須臾復沉予之遊也默禱于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爲我禱久之物竟不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

金產琳瑯

文甚似六朝字亦唐隸之至工者與都穆金蓮琳瑯對校有云不以險阻斲其勢都穆不識斲字而云闕一字今此字甚完好說文斲斲也从斤斲艸譚長說新籀文折从艸在夂中夂寒故折足証唐人猶能用古字都穆又誤以軹縣西北數十里爲南北遠而見竒爲貌竒四時壹色爲一色敝岸猶冷爲危岸庶託

豪翰爲庶記賴有原刻証之

中州金石記

碑拓本假之少山已裁裱成帙不見年代惟遼奚珣題署吏部侍郎質之通鑑珣爲河南尹降祿山在天寶十四載其爲侍郎未知于何時也記文殊庸狠不足錄姑以珣始知策祿山異謀而繼乃以身奉之其爲鄙夫患失已發于文如此故爲略存其跡以見士之貳行可醜也

授堂金石跋

宴濟濟序

石高廣尺寸與前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隸書刻在前碑之陽

宴濟濟序

吏部侍郎達奚珣詞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新安主簿高侯知名之士也自角巾私第屛多散逸不
遠伊爾薄遊于畿濟源宰寇公此侯之舊也乃昌言曰
弊邑褊小何以娛賓是用戒朋遊選休暇總轡出郭頓
夫濟濱焉昔陶唐宅天洪水方割夏后敷土沉災克清
瀆之稱位斯焉肇起夫其含靈厚載託勝中州初若爭
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均禋典於
通侯蓋取諸此然後命舟子爲水嬉垂安流窺洞穴煙
華釣浦彩激金潭表裏皆明下觀鱗石風雨時齊透映

雲山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曲船移鳥
下岸靜蟬鳴沿流溯洄坐得桃源之趣矣况時當大夏
氣惟溽暑沸海集陵流金燦石獨有竝地勢隔人寰高
樹森沉窅若無日脩竹陰映蕭然納清徘徊久之體靜
心愜思壯士以翻景與諸公爲窮年不覺晴雲向山涼
露霑夕對歸騎而將散負幽情而更多如何誌之詩可
以興

濟瀆記後叙善利物者曰水水之靈者曰瀆瀆有三
而濟居其壹焉道源數畝而深無底細流數里而能
截河信造化之奇功者也天官小宰達奚公智乃周

物德惟上善者遊于茲嘗誌其事琚忝尉此邑恐墜
斯文爰命攻金刻諸樂石庶將來之不朽也有唐天
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朝議郎行濟源縣尉鄭琚建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其文與字甚工金籀琳琅所
未載但得其碑陰之遊記而已濟瀆在縣西三里有
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卽濟水
所聚其源自王屋天壇山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
南合流至溫縣入河禹貢云導兗水東流爲濟北山
經王屋之山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泰澤地里志
兗作沈水經注灑作聯此濟瀆實當名沈水至溫縣

入河乃名爲濟字當作涉後人于此呼之甚乖經典

矣

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兩面刻陰面刻遊濟濱記陽面刻宴濟濱
序皆達奚珣撰薛希昌書無年月後序爲鄭琚撰
題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玩前篇記云陽浦先
春草心方變敝岸猶冷苔生未穠是冬春之交景
象後篇序云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
聞曲時當大夏氣惟溽暑獨有茲地勢隔人寰是
盛夏景象豈非一時之事鄭琚後序云達奚公昔
遊於茲管誌其事旣云昔遊是在天寶六載以前

不知何年也然據前記又有云國家百神授職羣
望聿修闕宮有恆象設如在以諸侯之體禮而禋
之是濟源初建濟瀆廟之語文獻通考載武德貞
觀之制北海及北瀆大濟祭於洺州元宗天寶六
載詔封濟瀆爲清源公據張洗撰濟瀆廟北海壇
新置祭器銘碑文云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封茲瀆
爲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則濟源之立廟建
祀當卽在天寶六載然則達奚珣遊於春初宴於
夏日而鄭琬立碑乃在隆冬似同屬天寶六載一
年之事矣達奚珣兩唐書無傳其仕履略見石臺

孝經跋中書者薛希昌亦無傳可攷遊濟濱記文云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又云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口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寔濟濱序云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凡此皆謂濟既截河復獨流入海也然古今水道情形不同而辨濟水源流諸說亦不一胡涓禹貢錐指趙一清水經注釋皆彙衆說而詳攷之今節錄於此禹貢錐指曰禹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傳曰泉源爲沈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餘里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温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温縣西南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沈水渭按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入濟源縣

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澗沈聲相近卽沈水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水經注釋曰一清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其前載禹貢導沈水文俱作沛字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說文云沛沈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泝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

叔重說文尤精嚴謹嚴千古取證應仲瑗始誤以
出常山之濟爲四瀆之泂善長非之是矣而猶云
二濟同名者何也徐鍇說文繫傳通釋云漢書房
子縣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慶陶入泂此非四瀆
之濟四瀆之濟古皆作泂今人多亂之又云泂水
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泂楚
金辨泂濟二字可謂了了足以證明孟堅而羽翼
叔重然不云常山石濟而單云常山濟水猶有所
蔽乃元吳澄書纂言云導水章所叙冀州之濟兗
州之濟實一水也泂泂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

以北濟南濟爲二水非也今說文具在何嘗有南
濟北濟之分乎徐堅初學記云二濟旣南北異岸
相去亦踰千里別白如此不似草廬之淆亂也禹
貢錐指經云溢爲榮澤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
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榮澤在敖倉東南正
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旣入于河與河相雜
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寧
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
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決
爲榮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沈之

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
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道計得五十
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
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
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
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
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
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
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
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

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
遺將自穎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曾有人
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
遂有濁河清濟之圖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
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
者皆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
者以溢爲榮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惑者也
蔡傳云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
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沈水至泰澤浮而不
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目所共見若河

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
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水經注釋鄭道元曰齊水
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
尋梁朕水不與昔同一清按通典曰水經所作殊
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
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
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又曰按後漢郡國
志曰因王莽末旱此渠枯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
截流而南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
封邱宛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尚書禹貢舊

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
注解並大糺繆一清按杜氏兩言濟水水經及注
之失一在雍州風俗下一在豫州河南府濟源縣
下然以經爲和帝後所撰又云順帝時撰注則云
景純又云道元何無定見也禹貢雖指解之曰河
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濁河
所侵空竇盡望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
以迄唐初凡行濟濱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
是鵠巢而鳩居鳳名而圖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
以爲不可信然崇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

七八則此書不爲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雖絕其
漬猶在雖中間經穿整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
入于其漬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
斯言蓋得其平又曰濟漬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
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旣開滎漬
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惟河水矣汴渠
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菏汶戴村已築則東河
以下所行惟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
而已水經所叙漬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
南無濟水漬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

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古文尙書疏證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言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

津渠勢改昔自號公臺東入河出敖倉之東南今
改流自號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
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爲二爲不同與又潛邱割
記曰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晤時問曰後漢
志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
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鄴道元言之詳且析
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鄴氏所謂其後水
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
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爲彪不過
記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

云遂真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余曰枯而復通既
聞命矣敢問除鄴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
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
畱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
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
陽卷縣東經陳畱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
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
王屋山爲泲水東經温縣爲濟水下入黃河寸餘
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粹此
三說以覆子鴻喜獲所云聞復難余今不見河南

有濟畢竟復枯于何代余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
濟渠下章懷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
流經溫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鄭
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
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
對高宗濟水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
至今矣又曰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予
曰考王景傳口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
武十年陽武今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
渠所漂數十許縣逮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

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壞
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
晉書傳祇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
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
是復侵壞祇乃造沈萊堰兗豫無水患郗超傳太
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清
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
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寂者哉大抵王莽世
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班注云云蓋以日驗者
言也祇緣司馬彪下詔太重若改述枯絕爲曾枯

絕則妙矣潛邱東樵之言明白如此足以祛君卿之惑其無戾于桑鄒也明矣諸家之辨濟水枯而復通衆說如此若以此碑證之是在唐元宗時濟水尙截河通汶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終